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九卷 劉翠翠長恨情難圓

詩云：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
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

這四句乃是白樂天《長恨歌》中之語。當日只為唐明皇與楊貴妃七月七日夜，在長生殿前對天發了私願：「願生生世世得為夫婦！」後來馬嵬之難，楊貴妃自縊；明皇心中不捨，命鴻都道士求其魂魄。道士凝神御氣，見之玉真仙宮，道是「因為長生殿前私願，還要復降人間，與明皇做來生的夫婦。」

所以白樂天述其事，做一篇《長恨歌》，有此四句。蓋謂世間惟有願得成雙的，隨你天荒地老，此情到底不泯也。

小子而今先說一個不願成雙的古怪事，做個得勝頭回。宋時，唐州比陽有個富人王八郎，在江淮做大商，與一個娼妓往來得密。相與日久，勝似夫妻。每要娶他回家，家中先已有妻子，甚是不得意。既有了娶娼之意，歸家見了舊妻時，一發覺得厭憎。只管尋是尋非，要趕逐妻子出去。那妻子是個乖巧的，見不是頭，也就懷著二心，無心戀著夫家。欲待要去，只可惜先前不曾留心積攢得些私房，未好便輕易走動。其時身畔有一女兒，年只數歲，把他做了由頭，婉辭哄那丈夫道：「我嫁你已多年了；女兒又小，你趕我出去，叫我那裡去好？我決不走路的。」口裡如此說，卻日日打點出動的計較。

後來王生竟到淮上，帶了娼婦回來。且未到家，在近巷另賃一所房子，與他一同住下。妻子知道，一發堅意要去了，把家中細軟盡情藏過；狼狽傢伙什物多將來賣掉。等得王生歸來，家裡椅桌多不完全；箸長碗短，全不似人家模樣，訪知盡是妻子敗壞了，一時發怒道：「我這番決留你不得了，今日定要決絕！」妻子也奮然攘臂道：「我曉得到底容不得我。只是要我去，我也在去得明白。我與你當官休去！」當下扭住了王生雙袖，一直嚷到縣堂上來。知縣問著備細，乃是夫妻兩人彼此願離，各無繫戀。取了口詞，畫了手模，依他斷離了。

家事對半分開，各自度日。妻若再嫁，追產還夫。所生一女，兩下爭要。妻子訴道：「丈夫薄倖，寵娼棄妻，若留女兒與他，日後也要流落為娼了。」知縣道他說得是，把女兒斷與妻子領去，各無詞說。出了縣門，自此兩人各自分手。

王生自去接了娼婦，到家同住。妻子與女兒另在別村去買一所房子住了。買些瓶罐之類，擺在門前，做些小經紀。他手裡本自有錢，恐怕丈夫他日還有別是非，故意妝這個模樣。

一日，王生偶從那裡經過，恰好妻子在那裡搬運這些瓶罐。王生還有些舊情不忍，好言對他道：「這些東西能進得多少利息，何不別做些什麼生意？」其妻大怒，趕著罵道：「我與你決絕過了，便同路人。要你管我怎的！來調甚麼喉嚨。」王生老大沒趣，走了回來，自此再不相問了。

過了幾時，其女及笄，嫁了方城田家。其妻方將囊中蓄積搬將出來，盡數與了女婿，約有□來萬貫，皆在王家時瞞了丈夫所藏下之物。也可見王生固然薄倖有外好，其妻原也不是同心的了。

後來王生客死淮南，其妻在女家亦死。既已殞殮，將去埋葬。女兒道：「生前與父不合，而今既同死了，該合做了一處，也是我女兒每孝心。」便叫人去淮南迎了喪柩歸來，重複開棺，一同母屍，各加洗滌，換了衣服，兩屍同臥在一榻之上，等天明時辰到了，下了棺，同去安葬。安頓好了，過了一會，女兒走來看看，吃了一驚：兩屍先前同是仰臥的，今卻東西相背，各向了一邊。叫聚合家人多來看著，盡都駭異。

有的道：「眼見得生前不合，死後還如此相背。」有的道：「偶然那個移動了，那裡有死屍會掉轉來的？」女兒啼啼哭哭，叫爹叫娘，仍舊把來仰臥好了。到得明日下棺之時，動手起屍，兩個屍骸仍舊多是側眠著，兩背相向的。方曉得果然是生前怨恨所臻也。女兒不忍，畢竟將來同葬了。要知他們陰中也未必相安的。此是夫婦不願成雙的榜樣，比似那生生世世願為夫婦的差了多少！而今說一個做夫妻的被拆散了，死後精靈還歸一處，到底不磨滅的話本。可見世間的夫婦，原自有這般情種。有詩為證：

生前不得同衾枕，死後圖他共穴藏。

信是世間情不泯，韓憑冢上有鴛鴦。

這個話本，在元順帝至元年間。淮南有個民家姓劉，生有一女，名喚翠翠。生來聰明異常，見字便認，五六歲時便能讀詩書。父母見他如此，商量索性送他到學堂去，等他多讀些在肚裡，做個不帶冠的秀才。鄰近有個義學，請著個老學究，有好些生童在裡頭從他讀書。劉老也把女兒送去入學。

學堂中有個金家兒子，名叫金定，生來俊雅，又兼賦性聰明，與翠翠一男一女，算是這一堂中出色的了。況又是同年生的。

學堂中諸生多取笑他道：「你們兩個一般的聰明，又是一般的年紀，後來畢竟是一對夫妻。」金定與翠翠雖然口裡不說，心裡也暗地有些自認。兩下相愛。金生曾做一首詩贈與翠翠，以見相慕之意。詩云：

□二欄杆七寶台，春見到處豔陽開。

東園桃樹西園柳，何不移來一處栽。

翠翠也依韻和一首，答他詩云：

平生有恨祝英台，懷抱何為不肯開。

我願東君勤用意，早移花樹向陽栽。

在學堂一年有餘。翠翠過目成誦，讀過了好些書。以後年已漸長，不到學堂中來了。

□六歲時，父母要將他許聘人家。翠翠但聞得有人議親，便關了房門，只是啼哭，連粥飯多不肯吃了。父母初時不在心上。後來見每次如此，心中曉得有些尷尬，仔細問他，只不肯說。再三委曲盤問，許他說了出來，必定依他。翠翠然後說道：「西家金定，與我同年。前日同學堂讀書時，心裡已許下了他。今若不依我，我只是死了，決不去嫁別人的！」父母聽罷，想道：「金家兒子雖然聰明俊秀，卻是家道貧窮，豈是我家當門對戶！」然見女兒說話堅決，動不動哭個不住，又不肯飲食，恐怕違逆了他，萬一做出事來，只得許他道：「你心裡既然如此，卻也不難，我著媒人替你說去。」劉老尋將一個媒媽來，對他說女兒翠翠要許西邊金家定哥的說話。媒媽道：「金家貧窮，怎對得宅上起？」劉媽道：「我家翠小娘與他家定哥同年，又曾同學，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，故此要許他。」媒媽道：「只怕宅上嫌貧不肯。既然肯許，卻有何難？老媳婦一說便成。」媒媽領命竟到金家來說親。金家父母見說了，慚愧不敢當，回覆媒媽道：「我家甚麼家當敢去扳他？」媒媽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！劉家翠翠小娘子心裡一定要嫁小官人，幾番啼哭不食。別家來說的，多回絕了。難得他父母見女兒立志如此，已許下他，肯與你家小官人了。今你家若把貧來推辭，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緣，亦且辜負那小娘子這一片志誠好心。」金老夫妻道：「據著我家定哥才貌，也配得他翠小娘過。只是家下委實貧難，那裡下得起聘定，所以容易應承不得。」媒媽道：「應承由不得不應承，只好把說話放婉曲些。」

金老夫妻道：「怎的婉曲？」媒媽道：「而今我替你傳去，只說道：『寒家有子，頗知詩書。貴宅見諭，萬分盛情，敢問婚娶諸儀，力不能辦。是必見亮，毫不責備，方好應承。』如此說去，他家曉得你每下禮不起的，卻又違女兒意思不得，必然是件將就了。」金老夫妻大喜道：「多承指教，有勞周全則個。」

媒媽果然把這番話到劉家來復命。劉家父母愛女過甚，心下只要成事，見媒媽說了金家自揣家貧，不能下禮，便道：「自古道：『婚姻論財，夷虜之道。』我家只要許得女婿好，那在財禮！但是一件，他家既然不足，我女到他家裡，只怕難過日子。除非招入我每家裡做個贅婿，這才使得。」媒媽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說。這是倒在金家懷裡去做的事，金家有何推托。

千歡萬喜，應允不迭。遂憑著劉家揀個好日，把金定招將過去。凡是一應幣帛羊酒之類，多是嫁自備過來。從來有這話的：「入舍女婿只帶著一張卵袋走。」金家果然不費分毫，竟成了親事。只因劉翠翠堅意看上了金定，父母拗他不得，只得曲意相從了。當日過門交拜，夫妻相見，兩下裡各稱心懷。

是夜翠翠於枕上口占一詞，贈與金生道：

曾向書齋同筆硯，故人今作新人。洞房花燭分春，汗沾蝴蝶粉，身惹麝香塵。雨尤雲渾未慣，枕邊眉黛羞顰。輕憐痛惜莫辭頻。願郎從此始，日近日相親。（事調《臨江仙》）

金生也依韻和一闕道：

記得書齋同筆硯，新人不是他人。扁舟來訪武陵春，仙居鄰紫府，人世隔紅塵。誓海盟山心已許，幾番淺笑深顰。向人猶自語頻頻，意中無別意，親後有誰親？（調同前）

兩人相得之樂，真如翡翠之在丹霄、鴛鴦之游碧沼，無以過也。

誰料樂極悲來！快活不上一年，撞著元政失綱，四方盜起。鹽徒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，沿海一帶郡縣盡所陷。部下有個李將軍，領兵為先鋒，到民間擄掠美色女子，兵至淮安，聞說劉翠翠之名，率領一隊家丁打進門來。看得中意，劫了就走。此時合家只好自顧性命，抱頭鼠竄，那個敢向前爭得一句，眼盼盼看他擁著去了。金定哭得個死而復生。欲待跟著軍兵蹤跡尋訪他去，爭奈元將官兵北來征討，兩下爭持，干戈不息，路斷行人。恐怕沒來由走去，撞在亂兵之手死了，也沒說處。只得忍酸含苦，過了日子。

至正末年，張士誠氣概弄得大了，自江南江北，三吳兩浙，直拓至兩廣益州，盡歸掌握。元朝不能征剿，只得定議招撫。士誠原沒有統一之志，只此局面已自滿足，也要休兵。

因遂通款元朝，奉其正朔，封為王爵，各守封疆。民間始得安靜，道路方可通行。金生思念翠翠，時刻不能去心。看見路上好走，便要出去尋訪。收拾了幾兩盤纏，結束了一個包裹，來別了自家父母。對丈人母道：「此行必要訪著妻子蹤跡，若不得見，誓不還家了。」痛哭而去。

路由揚州過了長江，進了潤州，風餐水宿，夜住曉行，來到平江。聽得路上人說，李將軍見在紹興守禦。急忙趕到臨安，過了錢塘江，趁著西興夜船到得紹興，去問人時，李將軍已調在安豐屯兵了。又不辭辛苦，問到安豐，安豐人道：

「早來兩日，也還在此，而今回湖州駐紮，才起身去的。」金生道：「只怕到湖州時，又要到別處去。」安豐人道：「湖州是駐紮地方，不到別處去了。」金生道：「這等，便遠在天邊，也趕得著。」於是一路向湖州來。算來金生東奔西走，腳下不知有萬千里路跑過來。在路上也守了好兩個年頭，不能夠見妻子一見，卻是此心再不放懈。於路沒了盤纏，只得乞丐度日；

沒有房錢，只得草眠露宿。真正心堅鐵石，萬死不辭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湖州。去訪問時，果然有個李將軍開府在那裡。那將軍是張王得力之人，貴重用事，勢燄赫奕。走到他門前去看時，好不威嚴。但見：

門牆新彩，檠戟森嚴。獸面銅環，並銜而宛轉；

彪形鐵漢，對峙以巍峨。門闌上貼著兩片不寫字的桃符，坐墩邊列著一雙不吃食的獅子。雖非天上神仙府，自是人間富貴家。

金生到了門首，站立了一回，不敢進去，又不好開言。只是舒頭探腦，望裡邊一望，又退立了兩步，躊躇不決。正在沒些起倒之際，只見一個管門的老蒼頭走出來，問道：「你這秀才有甚麼事幹？在這門前探頭探腦的，莫不是奸細麼？將軍知道了，不是耍處。」金生對他唱個喏道：「老丈拜揖。」老蒼頭回了半揖道：「有甚麼話？」金生道：「小生是淮安人氏。

前日亂離時節，有一妹子失去，聞得在貴府中，所以不遠千里尋訪到這個所在，意欲求見一面，未知確信，要尋個人問一問。且喜得遇老丈。」蒼頭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你妹子叫甚麼？多少年經？說得明白，我好替你查將出來，回覆你。」

金生把自家真姓藏了，只說著妻子的姓道：「小生姓劉，名喚金定。妹子叫翠翠，識字通書。失去時節，年方七歲。

算到今年，該有二四歲了。」老蒼頭點點頭道：「是呀，是呀。我府中果有一個小娘子姓劉，是淮安人，今年二四歲。

識得字，做得詩，且是做人乖巧周全。我本官專房之寵，不比其他。你的說話，不差，不差。依說是你妹子，你是舅爺了。你且在門房裡坐一坐，我去報與將軍知道。」蒼頭急急忙忙奔了進去。金生在門房等著回話不提。

且說劉翠翠自那年擄去，初見李將軍之時，先也哭哭啼啼，尋死覓活，不肯隨順。李將軍嚇他道：「隨順了，不去難為你合家老小；若不隨順，將他家寸草不留。」翠翠惟恐累及父母與丈夫家裡，只能勉強依從。李將軍見他聰明伶俐，知書曉事，愛得他如珠似玉一般，分抬舉，百順千隨。翠翠雖是支陪笑語，卻是無不思念丈夫，沒有快活的日子。心裡癡想：「緣分不斷，或者還有時節相會。」爭奈日復一日，隨著李將軍東征西戰，沒個定蹤，不覺已是六七年了。

此日李將軍見老蒼頭來稟，說有他的哥哥劉金定在外邊求見。李將軍問翠翠道：「你家裡有個哥哥麼？」翠翠心裡想道：

「我那得有甚麼哥哥來？多管是丈夫尋到此間，不好說破，故此托名。」遂轉口道：「是有個哥哥，多年隔別了，不知是也不是，且問他甚麼名字才曉得。」李將軍道：「管門的說『是甚麼劉金定。』」翠翠聽得金定二字，心下痛如刀割，曉得是丈夫冒了劉姓來訪問的了！說道：「這果然是我哥哥，我要見他。」李將軍道：「待我先出去見過了，然後來喚你。」將軍吩咐蒼頭：「去請那劉秀才進來。」蒼頭承命出來，領了金生進去。李將軍武夫出身，妄自尊大，走到廳上，居中坐下。金生只得向上再拜。將軍受了禮，問道：「秀才何來？」金生道：

「金定姓劉，淮安人。先年亂離之中，有個妹子失散。聞得在將軍府中，特自本鄉到此，叩求一見。」將軍見他儀度斯文，出言有序，喜動顏色道：「舅舅請起。你令妹無恙，即當出來相見。」旁邊站著一個童兒，叫名小暨。就叫他進去傳命道：

「劉官人特自鄉中遠來。叫翠娘可快出來相見！」起初翠翠見說了，正在心癢難熬之際，聽得外面有請，恨不得兩步做一步移了，急趨出廳中來。抬頭一看，果然是丈夫金定！礙著將軍眼睜睜在上面，不好上前相認。只得將錯就錯，認了妹子，叫聲：「哥哥！」以兄妹之禮在廳前相見。看官聽說，若是此時說話的在旁邊一把把那將軍扯了開來，讓他每講一程話，敘一程闊，豈不是湊趣的事。爭奈將軍不做美，好像個監場的御史，一眼不煞，坐在那裡。金生與翠翠雖然夫妻相見，說不得一句私房話，只好問問：「父母安否？」彼此心照，眼淚從肚裡落下罷了。

昔為同林鳥，今作分飛燕。

相見難為情，不如不相見。

又昔日樂昌公主在楊越公處見了徐德言，做一首詩道：

今日何遷次，新官對舊官；

笑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難。

今日翠翠這個光景頗有些相似。然樂昌與徐德言，楊越公曉得是夫妻的。此處金生與翠翠只認做兄妹，一發要遮遮飾飾，恐怕識破，意思更難堪也。還虧得李將軍是武夫粗鹵，看不出機關，毫沒甚麼疑心，只是道是當真的哥子，便認做舅舅，親情的念頭重起來。對金生道：「舅舅既是遠來，道途跋涉，心力勞困，可在我們門下安息幾時。我還要替舅舅計較。」

吩咐拿出一套新衣服來與舅舅穿了，換下身上塵污的舊衣。又令打掃西首一間小書房，安設牀帳被席，是件整備，請金生在裡頭歇宿。金生巴不得要他留住，尋出機會與妻子相通。今見他如此認帳，正中心懷，欣然就書房裡宿了。只是心裡想著妻子就在裡面，好生難過。

過了一夜，明早起來，小暨來報道：「將軍請秀才廳上講話。」將軍相見已畢，問道：「令妹能認字，舅舅可通文墨麼？」

金生道：「小生在鄉中以儒為業，那詩書是本等，就是經史百家，也多涉獵過的，有甚麼不曉得的勾當？」將軍喜道：「不瞞

舅舅說，我自小失學，遭遇亂世，靠著長槍大戟掙到此地位。幸得吾王寵任，趨附我的盡多。日逐賓客盈門，沒個人替我接待，往來書札堆滿，沒個人替我裁答。我好些不耐煩。

今幸得舅舅到此。既然知書達禮，就在我門下做個記室，我也便當了好些，況關至親，料舅舅必不棄嫌的。舅舅心下何如？」金生是要在裡頭的，答道：「只怕小生才能淺薄，不稱將軍任使，豈敢推辭。」將軍見說大喜。連忙在裡頭去取出□來封書啟來，交與金生道：「就煩舅舅替看詳裡面意思，回他一回。我正為這些難處，而今卻好了。」金生拿到書房裡去，從頭至尾，逐封逐封備審來意，一一回答停當。將稿來與將軍看。將軍就叫金生讀一遍。就帶些解說在裡頭。聽罷，將軍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，句句像我肚裡要說的話。好舅舅，是天送來幫我的了。」從此一發看待厚得甚厚。

金生是個聰明的人。在他門下，知高識低，溫和待人。自內至外沒一個不喜歡他的。他又愈加謹慎，說話也不敢聲高。

將軍面前只有說他好處的。將軍得意自不必說。卻是金生主意：「只要安得身牢，尋個空，便見見妻子，剖訴苦情；亦且妻子隨著別人已經多年，不知他心腹怎麼樣了？也要與他說個倒斷。」誰想自廳前一見之後，再不能夠相會。欲要與將軍說那要見的意思，又恐怕生出疑心來，反為不美。私下要用些計較通個消息，怎當得閨閣深邃，內外隔絕，再不得一個便處。

日挨一日，不覺已是幾個月了。時值交秋天氣，西風夜起，白露為霜。獨處人房，感歎傷悲，終夕不寐。思量妻子翠翠這個時節，繡圍錦帳，同人臥起，有甚不快活處？不知心裡還記念著我否？怎知我如此冷落孤凄，時刻難過？乃將心事作成一詩道：

好花移入玉欄杆，春色無緣得再看。

樂處豈知愁處苦，別時雖易見時難。

何年塞上重歸馬？此夜庭中獨舞鸞。

霧閣雲窗深幾許，可憐辜負月團圓！

詩成，寫在一張箋紙上了，要寄進去與翠翠看，等他知其心事。但恐怕泄了風聲。生出一個計較來。把一件布袍拆開了領線，將詩藏在領內了，外邊仍舊縫好。叫那書房中伏侍的小豎來，說道：「天氣冷了。我身上單薄。這件布袍垢穢不堪，你替我拿到裡間去，交付我家妹子，叫他拆洗一拆洗，補一補，好拿來與我穿。」再把出百來個錢與他道：「我央你走走，與你這錢買果兒吃。」小豎見了錢，千歡萬喜，有甚麼推托，拿了布袍一逕到裡頭去，交與翠翠道：「外邊劉官人叫拿進來，付與翠娘整理的。」翠翠曉得是丈夫寄進來的，必有緣故，叫他放下了，過一日來拿。小豎自去了。

翠翠把布袍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想道：「是丈夫著身的衣服，我多時不與他縫紉了！」眼淚索珠也似的掉將下來。又想道：「丈夫到此多時，今日特地寄衣與我，決不是為要拆洗，必有甚麼機關在裡面。」掩了門，把來細細拆將開來。剛拆得領頭，果然一張小小字紙縫在裡面，卻是一首詩。翠翠將來細讀。一頭讀，一頭哽哽咽咽，只是流淚。讀罷，哭一聲道：

「我的親夫呵！你怎知我心事來？」噙著眼淚，慢慢把布袍洗補好。也做一詩縫在衣領內了。仍叫小豎拿出來，付與金生。

金生接得，拆開衣領看時，果然有了回信，也是一首詩。金生試淚讀其詩道：

一自鄉關動戰鋒，舊愁新恨幾重重。

腸雖已斷情難斷，生不相從死亦從！

長使德音藏破鏡，終教子建賦游龍。

綠珠碧玉心中事，今日誰知也到儂。

金生讀罷其詩，才曉得翠翠出於不得已，其情已見。又想：「他把死來相許，料道今生無有完聚的指望了！」感切傷心，終日鬱悶涕泣，茶飯懶進，遂成痞隔之疾。

將軍也著了急，屢請醫生調治。又道是：「心病還須心上醫。」你道金生這病可是醫生醫得好的麼？看看日重一日，只得不起。裡頭翠翠聞知此信，心如刀刺。只得對將軍說了，要到書房中來看看哥哥的病症。將軍看見病勢已凶，不好阻他，當下依允。翠翠才到得書房中來。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見了。

可憐金生在牀上一絲兩氣，轉動不得。翠翠見了□分傷情，噙著眼淚，將手去扶他的頭起來，低低喚道：「哥哥！掙扎著！你妹子翠翠在此看你。」說罷淚如泉湧。金生聽得聲音，撐開雙眼，見是妻子翠翠扶他，長歎一聲道：「妹妹，我不濟事了，難得你出來見這一面！趁你在此，我死在你手裡了，也得瞑目。」但叫翠翠坐在牀邊，自家強抬起頭來，枕在翠翠膝上，奄然長逝。

翠翠哭得個發昏章第□一。報與將軍知道。將軍也著實可憐他，又恐怕苦壞了翠翠，吩咐從厚殯殮，替他在道場山腳下尋得一塊好平坦地面，將棺木送去安葬。翠翠又對將軍說了，自家親去送殯。直看墳塋封閉了，慟哭得幾番死去叫醒，然後回來。自此精神恍惚，坐臥不寧，染成一病。李將軍多方醫救。翠翠心裡巴不得要死，並不肯服藥。輾轉牀席，將及兩月。一日，請將軍進房來，帶著眼淚對他說道：「妾自從□七歲上拋家相從，已得八載。流離他鄉，眼前並無親人，只有一個哥哥，今又死了。妾病若畢竟不起，切記我言，可將我屍骨埋在哥旁邊，庶幾黃泉之下，兄妹也得相依，免做了他鄉孤鬼，便是將軍不忘賤妾之大恩也。」言畢大哭。將軍好生不忍，把好言安慰他，叫他休把閒事縈心，且自將息。說不多幾時，昏沉上來，早已絕氣。將軍慟哭一番。念其臨終叮囑之言，不忍違他，果然將去葬在金生冢旁。可憐金生翠翠二人生前不能成雙，虧得詭認兄妹，死後倒得做一處了！

一後國朝洪武初年，於時張士誠已滅，天下一統，路途平靜。翠翠家裡淮安劉氏有一舊僕到湖州來販絲綿。偶過道場山下，見有一所大房子，綠戶朱門，槐柳掩映。門前有兩個人，一男一女打扮，並肩坐著。僕人道大戶人家家眷，打點遠避而過，忽聽得兩人聲喚，走近前去看時，卻是金生與翠翠。翠翠開口問父母存亡，及鄉裡光景，僕人一一回答已畢。僕人問道：「娘子與郎君離了鄉裡多年，為何到在這裡住家起來？」翠翠道：「起初兵亂時節，我被李將軍擄到這裡；後來郎君遠來尋訪，將軍好意，仍把我歸還郎君，所以就僑居在此了。」僕人道：「小人而今就回淮安。娘子可修一封家書帶去，報與老爹安人知道，省得家中不知下落，終日懸望。」

翠翠道：「如此最好。」就領了這僕人進去，留他吃了晚飯，歇了一夜。明日將出一書來，叫他多多拜上父母。僕人謝了，帶了書來到淮安，遞與劉老。

此時劉金兩家久不見二人消耗，自然多道是兵戈死亡了；

忽見有家書回來，問是湖州寄來的，道兩人見住在湖州了，真個是喜從天降。叫齊了一家骨肉，盡來看這家書。原來是翠翠出名寫的，乃是長篇四門之書。書上寫道：

伏以父生母育，難酬罔極之恩；夫唱婦隨，夙著三從之義。在人倫而已定，何時事之多艱！曩者漢日將傾，楚氛甚惡，倒持太阿之柄，擅弄潢池之兵。封豕長蛇，互相吞並；雄蜂雌蝶，各自逃生。不能玉碎於亂離，乃至瓦全於倉猝。驅馳戰馬，隨逐征鞍。望高天而八翼莫飛，思故國而三魂屢散。良辰易邁，傷青鸞之伴木雞；怨耦為仇，懼烏鴉之打丹鳳。雖應酬而為樂，終感激以生悲。夜月杜鵑之啼，春風蝴蝶之夢，時移事往，苦盡甘來。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，王敦開閣而放妓。蓬島距當時之約，瀟湘有故人相逢。自憐賦命之屯，不恨尋春之晚。章台之柳，雖已折於他人；玄都之花，尚不改於前度。

將謂瓶沈而簪折，豈期壁返而珠還。殆同玉簫女兩世姻緣，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。天與其便，事非偶然。煎鸞膠而續斷弦，重譜繡絳；托魚腹而傳尺素，謹致叮嚀。未奉甘旨，先此申覆。

讀罷，大家歡喜。劉老問僕人道：「你記得那裡住的去處否？」僕人道：「好大房子！我在裡頭歇了一夜，打發了家書來的，怎不記得？」劉老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遭，會一會他夫妻來。」

當下劉老收拾盤纏，別了家裡，一同僕人逕奔湖州。僕人領至道場山下前日留宿之處，只叫得聲：「奇怪！」連房屋影響多沒

有，那裡說起高堂大廈？惟有些野草荒煙，狐蹤兔跡。茂林之中，兩個墳堆相連。劉老道：「莫不錯了？」僕人道：「前日分明在此，與我吃的是湖州香稻米飯，苕溪中鮮鯽魚，烏程的酒。明明白白，住了一夜去的，怎會得錯？」

正疑怪間，恰好有一個老僧杖錫而來。劉老與僕人問道：

「老師父，前日此處有所大房子，有個金官人同一個劉娘子在裡邊居住，今如何不見了？」老僧道：「此乃李將軍所葬劉生與翠翠兄妹兩人之墳，那有甚麼房子來？敢是見鬼了？」劉老道：「見有寫的家書寄來，故此相尋。今家書見在，豈有是鬼之理！」急在纏袋裡摸出家書來一看，乃是一幅白紙。才曉得果然是鬼，這裡正是他墳墓。因問老僧道：「適間所言李將軍何在？我好去問他詳細。」老僧道：「李將軍是張士誠部下的，已為天朝誅滅。骨頭不知落在那裡了？怎得有這樣墳土堆埋呢，你到何處尋去？」劉老見說，知是二人已死，不覺大慟。

對著墳墓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把一封書賺我千里遠來，本是要我見一面的意思。今我到此地了，你們卻潛蹤隱跡，沒處追尋，叫我怎生過得！我與你父子之情，人鬼可以無間，你若有靈，千萬見我一見，放下我的心罷！」老僧道：「老檀越不必傷悲！」

此二位官人娘子，老僧定中時得相見。老僧禪捨去此不遠。老檀越，今日已晚，此間露立不便，且到禪舍中一宿，待老僧定中與他討個消息回你，何如？」劉老道：「如此極感老師父指點。」遂同僕人隨了老僧行不上半里，到了禪舍中，老僧將素齋與他主僕吃用，收拾房臥，安頓好。老僧自入定去了。

劉老進得禪房，正要上牀，忽聽得門響處，一對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。仔細看來，正是翠翠與金生。一同拜跪下去，悲啼宛轉，說不出話來。劉老也揮著眼淚，撫摸著翠翠道：

「兒，你有說話只管說來。」翠翠道：「向者不幸，遭值亂兵。

忍恥偷生，離鄉背井。叫天無路，度日如年。幸得良人不棄，特來相訪；托名兄妹，暫得相見。隔絕夫婦，彼此含冤。以致良人先亡，兒亦繼沒。猶喜許我附葬，今得魂魄相診。惟恐家中不知，故特托僕人寄此一信。兒與金郎生雖異處，死卻同歸。兒願已畢，父母勿以為念！」劉老聽罷，哭道：「我今來此，只道你夫妻還在，要與你們同回故鄉。今卻雙雙去世，我明日只得取汝骸骨歸去，遷於先壟之下，也不辜負來這一番。」翠翠道：「向者因顧念雙親，寄此一書。今承父親遠至，足見慈愛。故不避幽冥，敢與金郎同來相見。骨肉已逢，足慰相思之苦。若遷骨之命，斷不敢從。」劉老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翠翠道：「兒生前不得侍奉親闈，死後也該依傍祖壟。只是陰道尚靜，不宜勞擾。況且在此溪山秀麗，草木榮華，又與金郎同棲一處。因近禪室，時聞妙理。不久就與金郎托生，重為夫婦。在此已安，再不必提起。」他說了抱住劉老，放聲大哭。寺裡鐘鳴，忽然散去。劉老哭將醒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老僧走到面前道：「夜來有所見否？」劉老一一述其夢中這言。老僧道：「賢女輩精靈未泯，其言可信也。幽冥之事，老檀越既已見得如此明白，也不必傷悲了。」劉老再三謝別了老僧。一同僕人到城市中，辦了些牲醴酒饌，重到墓間澆奠一番，哭了一場，返棹歸淮安去了。

至今道場山有金翠之墓。行人多指為佳話。此乃生前隔別，死後成雙，猶自心願滿足，顯出這許多靈異來，真乃是情之所鍾也。有詩為證：

連理何須一處栽，多情只願死同埋。

試看金翠當年事，憤憤將軍更可哀。